

讀「殷虛卜辭綜類」與島邦男博士商榷

李 棧

余中歲治甲骨學，嘗於十七年前（1952），為對外籍學生便於講授計，從倫敦大學西門華德博士之議，打破傳統式五百四十部首，重新根據甲骨字形，歸納整理為一百類；以其易於檢查原文，從遊者稱便。是知治學之道，固不必墨守成規者也。近讀日本文學博士島邦男新著殷虛卜辭綜類，所用方法，與余略同，不禁欣然色喜。蓋博士自其所著殷虛卜辭研究出版（1958）之翌年，即從事辭例整理與卜辭解讀之研究，歷八載而成是書；亦不沿用說文分部，而將三千餘個甲骨字形，分析綜合，得一百六十個部首；視余所定，更為嚴密；然用意匪殊也。至於書中有不敢苟同之處，特寫此文，略抒管見。

本編正文摹錄卜辭，不加隸定，亦無釋說，惟正文頗注意由某一字所構成之詞語，分類臚列；其不敢斷定者，別附「其他」一項。茲舉第一頁第一字「亼形」類以見一斑。開首即列：①「𠂔人」34條；②「𠂔人」51條；③「𠂔人」5條；④「吏人」51條；⑤「喪人」5條；⑥「戈人」13條；⑦「眾」27條；⑧「𠂔人」2條；⑨「𠂔人」2條；⑩「𠂔人」1條；⑪「口人」11條；⑫「白人」4條；⑬「我人」7條；⑭「𠂔人」12條；⑮「𠂔人」9條；⑯「正人」5條；⑰「伐人」4條；⑱「立人」6條；⑲「𠂔人」3條；⑳「歸人」19條；㉑「用人」9條；㉒「一人」21條；㉓「二人」17條；㉔「三人」20條；㉕「四人」1條；㉖「五人」17條；㉗「六人」4條；㉘「八人」2條；㉙「九人」1條；㉚「十人」17條；㉛「𠂔」16條；㉜「十人出二」1條；㉝「十人又三」1條；㉞「十人又五」13條；㉟「十出五人；十出六人」1條；㊱「廿人」6條；㊲「卅人」8條；㊳「五十人」4條；㊴「七十人……五」1條；㊵「百人」3條；㊶「二百人」1條；㊷「九百人」1條；㊸「千人」1條；㊹「二千六百五十人」1條；㊺「萬人」2條；㊻「人（𠂔）方」62條；㊼「尸（𠂔）歲」19條；㊽「𠂔庚」（稱謂參照）；於此未有舉例；㊾「其他」172條。共引原文693條，凡49子目。按子目㊾形有兩義：（一）「十人」二字之合文，與子目㊽之「十

人」單位詞相同；(二)從人從十之「什」字，著者未有將第一、第三、第五條，列為名詞；第七至第十五條，列為單位詞；及第二第四條殘辭列入「其他」一項；初學者頗有難以分辨之歎。

按人字與匕(妣)字，往往同形借用；著者既以形類次，則以匕字附之於此，本無可議。惟在複詞之前，應有單用詞例；蓋人字在卜辭中至少有三義也。(一)人名。如：「辛未余卜；乎人從射向若？」(菁華11.19)；「由人犬乎田？田于唐？」(丙編316)。(二)地名。如：「庚申卜，宀貞：今春王其步，伐人？」「庚申卜，宀貞：今春王勿步，伐人？」(丙編276)；「辛亥卜，設貞：王由易伯茲從正人？貞：王由侯告從正人？」(丙編55)；此地名之人，究與習見之人方，是否同一地域，雖未確定；若以_彡亦稱_彡方，土亦稱土方例之，則人與人方，當有關係。(三)普通名詞。再細別之，亦分五項。如：(a)「出羊，出一人？出由犬，出羊，出一人品？」(丙編圖版79)；則指人性而言。(b)「雀人芻于教？」(甲編206)；「奴雀人乎宅？」(乙編5906)；「乎王族人？」(甲骨文彙587)；則指邦人或族人而言。(c)「王其乎衆成咎受人，由_彡土人眾_彡人，又我？」(鄴中片羽三集43.6及47.7)；「弜長成咎受人？」(粹編1198)；則專指駐在某地之人而言。(d)在動詞之後，如：「其喪人？」(甲編1099及誠齋殷虛文字318)；「王使人于_止，若？」(乙編1355)；或在形容詞之後，如：「勿乎眾人先于諄？」(京津1030；1031)；「我其喪眾人？」(佚存487)；則指集體羣眾而言。(e)「其于一人禍？」(甲編2123)；「余一人亡禍？」(金璋124)；則時王自稱之詞。以上所舉「人」字，乃卜辭數百例中之一例而已；著者綜合字形，分列詞性，用力甚勤；如能盡將含有數義之字，重加分析，以類排列，則初學者更感方便矣。

書中引用原文，往往隨意刪減，以致前後不同；亦有前後異讀，以致不相統一者；遂使讀者疑其誤解文義，或臆補字形。茲舉兩例：

〔一〕頁433「自東」類，引乙編8503片，寫為：『……九日辛亥日酒大雨自東小……_彡西』？又在頁508「_彡」類，引乙編8503片改寫為：『……九日辛亥日酒大雨自東……_彡西……』；著者在第二次引用同一片卜辭之時，既將三個疑問符號省去，又將第一次寫入之「小」字刪削，復補足_彡字之殘形為全形。按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首」字條下引此詞作：『辛亥_彡雨自東首西』，以_彡形為「首」字，為動詞，疑當讀為徂，

往也。(卷9頁2854)。李氏又在「虹」字條下引此條云：「𠃉字不識，當爲紀時字；𠃉字左側斷缺，當爲虹之殘文，爲𠃉之異體字，在本辭爲動字，當讀爲迤，然則𠃉字當釋爲𠃉可知矣，本當收入兩部作𠃉，惟以初從于省吾釋虹收入十三卷，寫定此字時，偶得乙8503片一條，始知此字商時固有假爲迤者。」(卷13頁3922)。著者豈先有李說存之胸中，故遂補𠃉形爲𠃉形，又析𠃉形爲三字耶？按乙編8503乃殘甲片，「自東」之下，有「小」字，而「小」字之下，殘「𠃉」形之上，究應相隔幾字，不能臆斷；李氏「東首」連讀固非，而本書頁508所引缺寫「小」字，亦未見精確。檢本書頁433「自東」類，所引殷虛書契菁華4片，有「自東」及「虹」之紀錄；殷虛文字綴合78片，79片，有「雨自東」及「大風自西」，「雨小采雨東」之紀錄；京都大學人3099片，有「雨自東小采」之紀錄。頁497「小采類」，重引綴合79片及京都人3099片之外，復引殷契佚存276片，亦有「雨」與「小采」之紀錄。若綜合上述卜辭觀之，則「雨自東」與「虹」之出現，當有關係，而「小采」則紀時之詞，李孝定謂「𠃉」形亦紀時字，雖不識，當可從也。著者既析𠃉形爲三字，而以「大雨自東」連讀，惜其他卜辭，未有「大雨」與「虹」同見一片者，故著者讀法，不敢苟同。又著者分𠃉形爲三字，本可視爲見仁見智之別，惟不應將日形故意增加偏旁，屈就已意，使成爲一全形之酒字也。予以「虹西」連讀頗不辭，其他卜辭，亦無「虹西」連文之例；故疑乙編8503片，左方殘缺部位，應有如李孝定及著者所補足之𠃉形，而此形所佔契刻面積頗廣，其下當有餘位，可能刻有一「自」字，或一「于」字也。按菁華4片有「虹自北」之詞；殷虛書契前編7.43.2片，及龜甲獸骨文字1.10.12片亦有「虹自」殘詞；前編7.7.1.片有「虹于西」之詞；殷契遺珠45.2片亦有「虹于」殘詞；如是，則乙編8503片可以臆測其大意如次——「九日辛亥，𠃉，……雨自東；小(采)，……虹(自)西」。

(二)頁123告字下，「其他」類，引鐵雲藏龜139.1片，寫爲：「辛酉卜，出貞：其新宗涉告于祖乙」，下注重出互見之片，有佚存832；續存1.1498；及南北無想46.2等。在頁362新字下「其他」類，及頁415「𠃉」類，均再引鐵139.1片，及重出互見佚存，續存，與無想各片；惟在頁178「涉」類，及頁524「且乙」類，雖亦覆引鐵139.1片，然於重出互見各片，均漏錄無想之片；前後遂有繁簡之異。又原片涉字作𠃉形，在頁178，頁362，頁415與頁524，均不誤；獨在頁123則改摹作𠃉形，亦嫌其不一致也。按冬飲廬甲骨第一片，即最先著錄鐵雲藏龜139.1之牛肩胛骨殘片，惜椎拓未見加精，難資校訂。予上文引本書123，178，362，415，524各頁，寫爲「新宗」兩字者，係照

原書所摹「𠄎」兩形所隸定，究竟著者是否如此解法，不敢妄測；因本書頁277，另立「𠄎」類，首條引佚存722殘片：「……卜，出貞：……王正……𠄎……」，次條引鐵139.1，並注出重見佚存832及續存1498，似著者並不以此為「宗」字矣。甲骨文編卷七宗字下不收異形；惟在附錄上，頁108，有𠄎形，（編號4814），注為鐵139.1。按孫海波凡例，凡不能辨認之字，或其字雖經學人考釋而尚未成定論者，入「附錄上」；甲骨文續編卷七「宗」字下引佚存832片以「𠄎」為「宗」，附錄一「新宗」下並引續存1498片亦以「𠄎」為「新宗」。予從金說。商承祚釋佚存722片之𠄎形為國族之名，殆以上文有「正」字之故；惟碎片殘辭，別無他證，若以本書頁277所舉兩條比勘之，則鐵139.1片在詞意上尤無法解釋者也。此片卜辭「其」字之下，「新宗」之上，字作𠄎形，諸家釋說不一，特於此提出討論之。

（一）孫詒讓契文舉例貞卜篇引作「其不新宗」；（二）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釋寫定為𠄎形而無解說；（三）胡厚宣南北無想摹本又摹作𠄎形，與下文「告于且乙」之告字同形；（四）嚴一萍重印鐵雲藏龜摹本則作𠄎；（五）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頁861則又改寫作𠄎；并謂細審續存拓本，似從止從巾，集韻有𠄎字云古會字，凡言𠄎者乃會祭之義。著者在本書中五次均摹作𠄎形者，實沿饒氏之說；且在頁415特專闢「𠄎」類，以張其軍；義主一家，原無可議。然饒氏以繁形益以旁作𠄎者為一字，著者則分為二類。按頁415「𠄎」類只收兩條，其一為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2746片之殘辭，只得「𠄎十月」三字，難以推論也；又「𠄎」類之標題，寫作𠄎形，所引二例，則作𠄎形；止形之方向相反，亦未為嚴謹。予取各拓本比勘𠄎字，因拓墨之濃淡，遂使眾說紛紜；竊疑殆非從止從巾之𠄎字。如以為是巾字，則又感例證不足；李孝定集釋引前編7.5.3；與文錄1.3.5；（卷7.頁2581）雖皆殘辭，然點勘前編7.5.3與佚存980兩片，知簡形之巾，與繁形之𠄎，乃同字異體，而其義為地名，若以之解此句「其巾新宗」，殊不相合。李殿魁冬飲廬藏甲骨文字考釋引章炳麟文始曰：『說文：巾佩巾也。旁轉諄，孽乳為撞拭也；又旁轉諄，孽乳為瑾塗也。』因悟巾可通瑾之義（中國文字第30期）。按詩豳風七月：「塞向瑾戶。」傳云：瑾塗也；說文：瑾，塗也，段玉裁注云：內則曰：塗之以瑾，注曰瑾當為瑾，聲之誤也；瑾塗，塗有穰草也。按合和黍穰而塗之謂之瑾；然則「其巾新宗」，未嘗不可如李氏之解作「其瑾新宗」也。「新宗」一詞習見，如：甲編1040；佚存133；217南明668等；「新宗」一詞，除上引鐵139.1外，有文錄373『貞：勿于新宗𠄎？』之片。屈萬里曰：『新，疑與新字同，新宗即新廟也。』（甲編考釋頁155）；

予按屈氏解爲新廟，與吳其昌之說同；拾掇 1.390 有云「且甲舊宗」（寧 1.198 重），殆卽且甲之舊廟；新宗舊宗，相對爲訓，固不必如郭沫若之解釋竊爲詩棫樸「薪之楛之」之薪（粹編考釋頁26），或如金祖同之解「新宗」爲「近宗」（遺珠頁44）也。

「新宗」一詞，嚴一萍氏在鐵雲藏龜摹本作「𠄎𠄎𠄎」，如是則從辛從斤之𠄎形讀作新者，變成從辛從卜之𠄎形讀作𠄎辛；李殿魁引嚴說疑「𠄎𠄎𠄎」之𠄎形乃卣字之倒寫，全辭乃貞問卣祭于妣辛宗；李氏續云：『今考「卣妣辛宗」一辭亦可商討：蓋在他人之宗祭某，必作「卣某于某宗」，此處卣祭妣辛之宗，似不成辭，如是在某宗祭，則某宗上又當有在字』。（冬飲考釋）。按商承祚及金祥恒兩家釋爲「新宗」較近，蓋妣辛乃大甲之配偶，而存世之完整卜辭，尙無妣辛與且乙同祀者，至於佚存 410 片，其下已殘，文錄 287 片，其上亦殘，不宜引爲例證也。本書頁 543 「妣辛」類收佚存 410 片，著者在𠄎形之旁，記一疑問符號，然則著者亦未肯定爲妣辛矣；但在同頁同類所引文錄 371 之片，則爲文錄 372 片之誤。按文錄 371 與 372 兩片，書體相類，371 片新字作𠄎形，從斤之義甚顯，只 372 片之𠄎形爲略異耳。又本書頁 271 「宗𠄎」類，亦引文錄 371 之片，揆之內容作「貞：勿于新宗𠄎？八月。」則亦是文錄 372 之訛，不知著者何以兩引文錄，均筆誤頁數也。

本書篇末，附「通用、假借、同義」用例約三百組；每組舉二形以上之句爲例證。惟既無釋說，而每組亦未標明該組果屬通用，抑假借，抑同義；遂使讀者無法揣知其意旨何在。計假借類最少，通用類頗多；同義類微嫌其過於廣泛，且中多可商者，爰分九類，爲三十九項，條舉如次：

（第一類）在同句卜辭中，所用之兩字，其義迥不相侔而強爲分組者，凡二項。（1）頁 578 下「𠄎、𠄎」組，引乙編 751 片云：『貞：卣上庚十𠄎，卯十軍，出上庚，出𠄎？』『卣上庚十𠄎，卯十軍，其出于上庚，亡其𠄎？』按𠄎字羅振玉釋印（增考頁 59）；楊樹達讀爲副，（卜辭求義頁 38）；郭沫若謂卽古孚字，「又孚」者以俘爲牲（粹編頁 538）；金祖同解「卣𠄎」爲以𠄎方之俘爲牲，讀鐵雲藏龜 259·2 片「我以人伐𠄎方」，則以𠄎爲方國之名（遺珠頁 1）。嚴一萍重印鐵雲藏龜摹本改寫𠄎作𠄎形；陳夢家又讀此片之「𠄎方」爲印方（綜述頁 284）；予按𠄎字，無論其應解作方國之名，抑屬俘之借字，其在卜辭之意義，則爲卣祭與卣祭上庚時之對象；如乙編 3329 片，乙編 5386 片（卽丙編圖版 44），及乙編 6232 片，均有「出𠄎于上庚」與「勿出𠄎于上庚」之辭；又

如乙編8852片之「丁巳卜：貞上庚？癸卯貞：用上庚？」之辭，乙編8710及8723片，均有「用上庚」之辭，尤足證「用上庚」殆用人牲以祭也。至於「上」之字，雖與同辭「上」之字同形，然此乃假借為「有」字，與對貞「亡其上」之「亡」字，意義相反；文錄794+795+849片，後編下25·9片，均有「上」之辭；而甲骨續存1·171片，亦有「亡其上」之辭；可見「上」與「亡其上」兩辭，乃對貞之術語。上字在此辭含義雖不確識，惟以丙編圖版71之「上」、「亡其上」；殷虛文字綴合308之「上」、「亡其上」；前編1·47·7，佚存999，遺珠570及988之「上」，與鐵雲藏龜95·3及粹編1135之「亡其上」；等詞，語法相類。如是則著者所列之「上」為一組，實難成立。又按粹編1288片云：「上其上？」，粹編1289片云：「上其上？」，上字假借為征服之服，與上字尚可廣義相通耳。(2)頁579上，「上」組，引甲編3000片云：「上？允上，征上。」按上形有釋囚、釋死、釋因、釋困諸說，均視為不祥之字，與上之視為吉祥之字，正相反。延上，屈萬里解作延續困苦（考釋頁387）。此片關於貞問此名魯之婦人生育之上與不上，共有卜辭四條，第一條與第二條，及第三條與第四條、均「上」與「不其上」對貞，祇在第三辭之末加一驗辭「允上」，復綴以「征上」二字，說明魯雖得嘉，然備受困苦延續頗久之經過；似不能以「上」與「延上」相提並論，合成一組也。

〔第二類〕割裂字形，強為比附，遂致與本書正文分類相違背者凡一項：（一）頁587中，「上」組，引綴合334片：「癸亥貞：上方上牛，其出于來甲申？」及通纂別錄Ⅹ·1片：「辛酉貞：上（照原摹本之寫法）上牛其出于來甲申？」。按上方亦見乙編6382，佚存387及913等片；或單稱上，見甲編3690，綴合217及218等片；或稱上，見甲編942及乙編2751等片。上形異體頗多，字在卜辭為方國之名；著者在殷墟卜辭研究：殷之方國（第389頁）引孫詒讓釋台（舉例上34）；郭沫若釋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265）；林義光釋旨，謂下旨即黎國（國學叢編一期二冊）；葉玉森釋上（前編集釋四頁11）；于省吾釋危（駢枝頁22）；今按卜辭別有旨方（上），林說不能成立；李孝定從于說釋危，附入存疑（集釋頁4552）；可從。上亦作「上方」，見文錄631片；異體倒寫作上或上，見綴合253片；又作上或上，見後編下37.2及庫方1596等片；羅振玉釋上（文編一，頁2引），屈萬里、李定定均從之，並謂上在卜辭為方國之名，是也。著者在殷墟卜辭研究：殷之方國，引第一期之卜辭有上方一版（頁384）；又在本書頁462特立「上類」，內錄九條十三例；是著者亦以上為方國之名也。不寧惟是，

通纂別錄Ⅺ·1之片，亦赫然廁在「牙類」之第十、第十一兩例之中；不知何故在頁587，竟將牙形分割為二，讀為「一方」以與「方」相通假。予試將著者所舉兩例讀之，則卜辭含義並不模糊；蓋在辛酉之日貞問地牛，復於三日後之癸亥，貞問方牛，如是而已。卜辭簡潔，同一詞語而只更易一人名或地名者，均習見；例如甲篇624片云：『丁巳卜：小臣刺于中室？丁巳卜：小臣口于中室？茲用。』，兩辭同文，只人名刺與口有異；然絕不能以刺與口二字視為可通假之字也。牙之與方，又何以異此。

〔第三類〕因誤讀卜辭而強為分組者，凡七項：(1)頁582上，「𠄎、𠄎」組，引殷契佚存116片，『貞：勿佳王正𠄎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與後編上16.12片，『貞：勿佳王往伐𠄎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按正字不只一解，其中一義借為征伐之征；卜辭習見「王征𠄎方」或「王伐𠄎方」之詞，蓋征與伐，同意互用。後編「王往伐𠄎方」之詞，與習見之「王來征人方」一詞，及甲骨續存1.744「王往征于……」，詞例相類。又卜辭有一成語『往來無災』，往與來，相反而相成者。若島氏以「征」「伐」為一組，吾無間言，惟舍此而定「征往」為一組，則失之疏矣。島氏或先由一種錯誤觀念所引起，因之淆混不清，故在同頁，更以「𠄎、𠄎」同組，「𠄎、𠄎」同組，「𠄎、𠄎」同組也。𠄎字，具詳嚴一萍釋「𠄎」(《中國文字十五期》)。(2)頁584中，「𠄎、𠄎」組，引甲編3430片『……辰卜，𠄎貞：受𠄎年？』(按原拓作𠄎作𠄎作𠄎，著者誤摹)；與殷墟書契續編2·29·3片，『甲子卜，𠄎貞：我受𠄎年？』。按著者在1958年所著殷墟卜辭研究(頁496—497)，有六類受年之紀載。其中第一類以「受𠄎年」與「受𠄎年」並舉，引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以證「𠄎年」「與𠄎年」皆「有年」之借，是也。其第二類以「受𠄎年」與「受𠄎年」並舉，以為黍漆一字，亦是也。其第三類以受𠄎年」獨舉，引羅振玉釋魯；唐蘭釋章即禱讀如導，導與稻同；陳夢家讀秬；著者疑之而未定其讀，存俟考定。然則「𠄎」之與「𠄎」，著者本人亦已知其不相通之故矣。(3)頁577上，「𠄎·丁」組，第一例引佚存924片「丁𠄎」與續存1·1505片「父丁𠄎」為比，乃屬省文之例，尚無誤；惟第三例引前編1·36·3片：『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其𠄎口于大室，勿口西鄉？已丑……貞……庚……𠄎出于上庚五軍？』旁有日文小注謂口乃武丁，姓庚乃小乙之配。按口形之大小無別，用之於干支及王名之時則為丁字，用之於祭名之時則為禘字，諸家解為報祭是也。即以著者所舉之例言之，「𠄎、口」隸定為「𠄎、禘」或「𠄎、報」，二者皆祭名；「𠄎、𠄎」隸定為「𠄎、又」，二者亦皆祭名；固不必

讀「口」爲父丁之省也。又鐵雲藏龜之餘第13片，有「來王其辛口？」之語，干支在丁亥，而丁亥之丁字作口形，與辛祊之祊字作口形者正同；然甲編2799片，「丁未卜，何貞：祈小乙爽妣庚其命鄉？」則以丁日卜祈祭于小乙之配妣庚矣。著者豈以前編之例係丁亥之日舉行祭祀，遂連類以口爲丁字歟？復次，就令「辛、口」之「口」，可讀爲「丁」字，然下文「勿口西鄉」一詞，亦不能讀爲「勿丁西鄉」也？（4）頁585中，「似、夨」組，曾舉四例，均以伊黃對舉，似是一人而異名者。按祭祀伊尹之卜辭，自武丁，以至廩、康、武、文，均屢見之；惟祭祀黃尹之卜辭，僅見于武丁時。陳夢家嘗列舉三證，以見伊尹非阿衡，而卜辭之黃尹、黃爽，即詩書之阿衡、保衡；伊爽、黃爽，可能是伊尹、黃尹，亦可能是伊、黃之配偶，且綴合篇47伊尹、伊爽，並見于一版，而乙編中黃尹、黃爽並出于一坑，所以不可能是指同一人。又以伊尹、黃尹在種種方面是如此平行，故疑黃尹可能是伊尹之子（綜述頁363—364）。按陳說雖未十分確定，至少伊與黃之是否同名互用，尙要進一步之研究也。（5）頁583上，「丁、𠄎」組，引粹編370「𠄎𠄎莫」，「癸卯貞：未𠄎𠄎示其佳夙？」之片，曾改訂郭沫若之讀法。按郭讀爲：「癸卯貞：未𠄎𠄎示其佳夙。丙午卜：𠄎𠄎𠄎𠄎子酒莫」，亦頗難解；著者將郭之第二辭割裂橫行三字作「𠄎𠄎莫」，姑無論其當否，惟細審粹編拓本，并不作𠄎形，惜此處有裂痕，不能定爲何字，故郭用□符號，表示不識，予以爲絕非𠄎字也。若以殘辭孤證，特出一組，竊以爲未善耳。（6）頁584上，「告、𠄎」組，引乙編5247云：「……卯卜，𠄎……𠄎𠄎庚𠄎？貞：出𠄎庚羊告，其御？」按𠄎祭𠄎庚與出祭𠄎庚對舉；𠄎字不識，然常與𠄎祭𠄎祭同時舉行之一種祭禮並列，故知亦祭祀一類之專用字；如此，則本辭之𠄎、𠄎、出、告、御，均是祭名，不宜只拈出𠄎告二字自成一組也。（7）頁586上，「方、田」組，引金璋586片：「令望乘先歸，田？」及續存1·536片：「……爭貞：𠄎歸，方其……」，按望乘及𠄎乃人名，而兩辭之「歸」字乃動詞；「方其」乃殘辭，其缺文或爲習見之「方其大出」一類詞語，然則「方」字于此乃方國之名，不當與「田」字相應也。余有金璋586照片，極清晰；此片有關望乘之卜辭有四條，其一云：「貞：王勿比望乘？」其二云：「令望乘先歸，田？」田字契刻在另一行，究應否屬於此條，無法確知；其三云：「王比望乘？」其四云：「王勿比望(乘)？」，附此以資參證。

〔第四類〕所舉例之兩字，形義截然不同者，凡四項：（1）頁587上，「鹿、牛」組，引續編1·53·1云：「甲申卜，𠄎貞：祭于東，三豕三羊𠄎犬卯黃牛？」及殷虛文字綴合268反面云：「祭東，黃鹿。」著者以兩辭均有祭祭東方而用黃色牲之事，遂以「牛、

「𠄎」同組，實難自圓其說。予檢乙編5540有祭且乙用白牛之詞，而前編7·29·2有祭且乙用白豕之詞，又豈得云兩辭均有祭且乙而用白色牲之事，遂以「牛、豕」成組耶？

(2)頁580中，「𠄎、𠄎」組，引殷契拾掇卷二第132片，『戊戌貞：又𠄎于𠄎、伊侯古𠄎？中𠄎于義、伊侯古𠄎？』。按李孝定集釋「𠄎」釋「養」（卷5頁1）；又云從支從牛者作牧，從支從羊之𠄎收入本部之末，以為說文所無字，其意則與牧同。（卷3頁1081，按李書并未將𠄎字收入支部之末）；郭沫若古代銘刻彙考引此作『戊戌貞：右牧于𠄎、伊侯古𠄎？中牧于義，伊侯古𠄎？』，并從張丹斧之說，讀古鄙為故鄙。于省吾則云：𠄎乃伊侯之名，如倉侯虎、𠄎侯喜之比（殷契駢枝續編頁41）。金祥恒教授讀𠄎為左牧，而疑左牧與中牧為官名。在其釋𠄎一文中，謂卜辭分左、中者，師之分左行中行也。（中國文字21期），各家雖未明言𠄎𠄎二字為地名，然並無疑及𠄎𠄎二字為通用或假借或同義也。按本書356頁「義」字下附見拾掇此條，又引殷虛書契後編下13/5之片『戊，𠄎義、行用遘羌方，又𠄎？弜用義、行弗遘羌方？』；京都大學2141之片『其乎戊御羌方于義的𠄎羌方，不喪眾？』則義為地名之意，已甚明顯。又本書第447頁「𠄎」字下亦附見此條，與殷墟書契前編4·45·3之片『…方…禘……𠄎牧。』同引。雖𠄎字尚有別義，然揆以前編「𠄎牧」，及乙編8761『三𠄎』兩殘辭，𠄎之為地名，亦無可置疑也。予曩者撰『釋左右』（英文本）一文之時，疑拾掇此骨片上端所折者必尚有一詞，嘗試為補足全文如次：『戊戌貞：右牧於𠄎、伊侯古鄙？中牧於義、伊侯古鄙？（左牧於𠄎、伊侯古鄙？）』云云，右中左之序次，與殷契粹編597之片『丁酉貞：王作三𠄎：右、中、左？』相類，則此片之解釋甚明。若以現代語譯之，則為：『在戊戌那天貞問所行事的吉凶：右師的人，去伊侯古的邊鄙片區遊牧好不好？中師的人，去伊侯古的邊鄙義區遊牧好不好？』如此則𠄎與義，其為不同之地名更顯。假定牧字從金氏「官名」之說，亦無礙乎解釋片與義之為兩地也。

(3)頁577中，「𠄎、河」組，引金璋728云：「癸酉卜，在云𠄎𠄎邑，泳貞：王旬亡𠄎？佳來征人方」。及前編4·13·3云：『…丑卜…𠄎𠄎。』按「云𠄎𠄎邑」舊釋為「云甸河邑」；「𠄎」字，羅振玉釋川（增考中，頁9），陳邦福釋澮，謂𠄎字正象兩岸間水流澮澮之形（辨疑頁10）；予以為不論釋川釋澮，均與河字有別，如卜辭既有一河邑之地名，獨不能別有一川邑之地名乎？一九五五年，饒宗頤教授訪予於英倫，予偕其至劍橋大學圖書館，檢視金璋舊藏甲骨，嘗以此片研討終朝；至一九五九年，饒撰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成，附有考證，謂「云𠄎𠄎邑」之𠄎形與說文從反爪之𠄎應為一字，乃古文掌也（通考頁615）。著者未將饒

氏之說比勘，遽從舊說釋河，而以前編殘片之「邑與金璋」一片相為比附，毋乃不可乎？(4)頁584上，「商、貞」組，引前編6·39·3（京津1949重）云：『甲辰卜，𠄎貞：今𠄎貞：不敗？』及庫方1708云『甲辰……今𠄎商不敗？』按所引前編卜辭，重見貞字，極為罕見，饒考亦隸定為貞（頁227）；庫方之片，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館，予有臨本，此半字適當殘破之處，疑非貞字，亦非商字也。予頗不同意以孤證立例，況用殘片乎？

〔第五類〕詞性同而字句異者，凡三項。（1）頁579中，「出不若、𠄎」組，引乙編6371云：『貞：王夢不佳困？』及南北、南1·120云：『貞：王夢不佳𠄎不若？』按「王夢佳困」，與「王夢不佳困」乃對貞卜辭，如丙編圖版48, 81；乙編5224, 6371, 6408, 7771；綴合162, 165, 211；等片均所習見，著者大概以「困」與「不若」皆屬不吉之詞，故類次為一組，未免過於寬泛。（2）頁580上，「若、亡災」組，引甲編2132片云：『丁未卜貞：王往於田，亡災？』及續編3·35·2片云：『壬戌卜，爭貞：王往于田，若？』按田遊卜辭，絕大多數用「亡災」一詞；其言「若」者，除上引續編之外，如綴合篇20, 通纂XII, 2，等只極少數；偶有用「困」與「亡困」對貞者，如乙編4692是也。若依著者之意，則無怪在頁579上，別分「災、困」為一組也。（3）頁580中，「來𠄎、疾」組，引前編4·18·3云：『貞：亞多鬼夢，亡疾？三月。』及庫方1213云：『丁未卜，王貞：多鬼夢，亡來𠄎？』按「多鬼夢」郭沫若讀為「多畏夢」，周官所謂懼夢（通纂，頁169）；卜辭只四見，而下文所用術語皆不同；如上引之「亡疾」，「亡來𠄎」之外，尚有後編下3·18之「不至困」，簠室、雜65之「𠄎疾見，𠄎言見」。若如著者所分組，則「不至困」一詞，何嘗不可以附入耶？又著者在頁44鬼字類摹錄庫方1213之卜辭，于夢字之旁，作一疑問號；予曾將卡內基博物院所藏原片攝影，夢字頗清晰，著者只據方法歛摹本，致疑甚是。

〔第六類〕詞性不同而字體亦異者，凡八項。（1）頁581下，「入、寗」組，引甲骨文錄428片，『戊午卜，旅貞：王寗，求，亡尤？在十月二。戊午卜，旅貞：王其步，自入，亡（尤）？（在）十月二。』（按原片旅作𠄎形，島氏摹作𠄎）又引戩壽堂藏甲骨文字24·1片，『弜寗于之？若？』；及粹編697片，『王夕入于之不雨？』；按寗入二字，雖同屬動詞，而義卻有別。往者諸家讀𠄎為賓客之賓，近知寗字在卜辭借為儻，有導引之意，卜辭中「王寗」之例極多，皆言王儻接先祖之神靈使其格響。𠄎乃求字，祭名，詳集釋卷10頁3237。著者所引文錄兩辭，用詞格式並不相同，乃僅因「卜日」、「貞入旅」、「亡尤」及「十二月」等同文，遂以「寗入」自為一組。予謂戩24·1

及粹 697 之片，應解作『勿償（先祖）于茲地？其順利乎？』；及『王于夕間入駐于茲地，其不遇雨乎？』二辭各有所指，了不相涉。著者繼引甲骨文錄 339 片，『己巳…旅…中子……王其窞，入？』，以見「窞入」二字亦可連用。按殷虛書契後編上 8·9 之片，『…酉卜…貞：中子……其窞？』；及甲骨七集衛 70 之片，『丁酉……貞：中子…其…？……卜旅…中子…王…窞？』；與文錄 339 一片，當是同文異版。又按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 485，引河 339（即文錄 339）「窞」下無「入」字。饒宗頤日本所見甲骨錄頁 24 引此，亦無入字，附摹圖亦缺入字。但饒氏後出之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頁 959 引此則有「入」字。予檢拓本，「窞」下有「入」形；揆之乙編 6374「入百」之「入」字作「入」形，一畫特長，當屬變體。然不論所引文錄 339 片之「入」形是否入字，殆不可據以謂「窞」與「入」為一字。若「入」形的為入字，則「窞、入」同見於一辭，尤可證「窞」之不同于「入」也。（2）頁 586 上，『東·四月·六月』組，引藏龜拾遺 7·6：『庚申卜：我今東又史？』乙編 1106：『辛卯卜，貞：今四月我又史？』及乙編 8206：『壬午卜，禘貞：今六月我又史？』按叢書 36·13 片：『庚申（卜）：今東月（又）史？』與拾遺之片，干支相同，如非同版之折，當是同文異版也。東字葉玉森釋秋（鈎沈頁 2），郭沫若釋釋（粹編考釋頁 113），唐蘭釋補（天壤考釋頁 23），于省吾釋東，讀為臘，並謂今東月必就一年中之一月為言（駢枝頁 9—12），李孝定謂于說無徵，只隸定作東，以為說文所無字，付之闕疑（集釋卷七，頁 2381）。予按「今東月」是否當即「今臘月」，姑不具論；然「今四月」與「今六月」之詞性，實與習見之卜問今某月雨或不雨之辭相同。例如乙編 6441 片「今一月雨」，乙編 8341 片「今二月雨」，粹編 809 片「今三月雨」，綴合 98 片「今四月雨」，拾掇 1·204 片「今五月雨」，甲編 2845 片「今十月雨」，續編 4·19·2 片「今十一月其雨」，乙編 6299 片「今十三月雨」，等辭，其着眼之點，蓋在一年中不相同之月份；而所紀錄之不相同月份，絕不能相通。著者此組究能視作通用或同義乎？（3）頁 581 下，「往、窞」組，引京津 3233：『甲戌卜，尹貞：王窞夕禱，亡咎？』，及續編 4·14·7：『丙午卜，彘貞：王往于夕禱，不糞雨？』；又引粹編 728：『乙卯卜，何貞：王窞升歲，不糞雨？』，及前編 4·51·1：『丁卯卜，彘貞：王往于升，不糞雨？』。按「王窞夕禱」一詞習見；即以貞人尹之卜辭言之，其為饒宗頤收入貞卜人物考者，已有全辭十條（頁 1013—4）；而續編 4·14·7，即董室天 81 重出彘貞之片，據饒宗頤之說，係取佚存 864「何貞王往于日，不糞雨，亦由吉」之辭，疑有夕祭當有日祭為解；然王往與王窞，仍有不同之處也。至於「王窞升

歲」一詞，亦習見；而「往于升」一詞，只略可與續存 2·187「往于上甲，佳父乙」，南北·誠17「今日往于上甲」，甲骨六錄東48「往于岳」，遺珠19「往于夔」，等片，同其語氣；其他卜辭，在「往于」之後接以祭名者，恐只前編4·51·1；續編4·14·7；及龜甲獸骨文字 1·19·11 等三片而已，鄙意總覺得王往與王往，自有其不同之用法。

(4)頁 578 上，「日·其」組，引後編上17·4『于王日句_日方矢。』及乙編7257『貞：王其句于大甲矢？』兩片，日字與其字，詞語實不相類。(5)，(6)，(7)，(8)，頁 577 下，「由·乎」組；「乎·其」組；頁 578 上，「乎·茲」組；「乎·日」組；四組之詞語，均不相類，附之於此。

〔第七類〕義近而字異者，凡三項。(1)頁 580 下，「章：戔」組，引丙編 1，『癸亥卜，戔：羽乙丑多臣戔_戔？』及粹編1175，『丁卯卜，戔貞：王章_章于_于？』。按郭沫若云：『章者，撻伐也。詩魯頌敦商之旅』，（粹考頁 644）；張秉權云：『卜辭戔即說文十二下戈部的戔字。戔傷也。戔某方就是傷害某方的意思。』（丙編考釋頁 4）；章與戔，雖同是用於軍事上之動詞，然詞意只是相近而已。(2)頁 580 下，「伐·章」組，引庫方1094『乙亥卜，貞：今日乙亥王章_章戔_戔？』及綴合 249『辛巳卜戔貞：乎雀伐_伐？』按庫方1094片，今藏美國卡內基博物館，予有照片及拓本，知各家摹本不誤；予嘗綴合庫方1095及1014兩片，疑與1094片為一骨之折，辭云：『丙子卜：于丁丑_丁？丙子卜：于戊寅_戊？丙子卜：弗_弗？丁丑卜：戊寅_戊？丁丑卜：今日_日？日_日 己(卯) 己(庚)辰卜：』。卜日起於乙亥，而丙子，丁丑，戊寅，以至己卯，庚辰；用_丁作動詞凡七次；惟_章字只在第一次乙亥始用之。如以_章字為動詞訓撻伐，則與_丁字為動詞訓傷害，意義重複；既可能解作：「王有撻伐_章之舉，其有傷害乎？」；亦可能解作：「王有撻伐之事，其能傷害_章乎？」；然再看丙子與丁丑之卜辭，則詞意着眼之點乃在_丁字也。著者所引「乎雀伐_伐」之伐字，習見，如「伐_日方」，「伐_土方」，之類不可勝數，然伐字往往與征字互用；_章字與戔字，義雖近，而仍有別，似不能視作通用字耳。按丙編 1 片之戔字作_戔形，與庫方1750片之「戔貞：我戔_戔？」之戔字作_戔形正同；因此庫方 1094；及 1095+1014 各片之戔字作_戔形者，正是一字。又按庫方 1094 片之「乙亥王章_章戔_戔」，與粹編1181片之「乙亥…王章_章…旬一日乙(酉)…」，似是同文異版；粹編殘片_戔或竟有_戔字，未可知也，然「章_章」連文，必有其用法矣。(3)頁 580 下，「及·章」組，只引京都2521一辭，云：「庚午貞：辛未章_章旨方？易日？允易日。弗及旨方？」。按章字釋見上；「及」字於此當作追及解。卜辭習見「及」、

「弗及」之詞，而「及」字之後，恒繼之以邦族之名；如甲編 3913片，於同一邦族名「𠄎」字之上，所用動詞有「遘」，有「出」，有「及」，有「來」，凡四種；於此可見京都之片，「𠄎」字與「及」字，應有不同之義也。

〔第八類〕義不近而字亦異者，凡六項。(1)頁 582 中，「往、步」組，引綴合 139，云：『貞：王勿步于𠄎京？』及綴合 139，云：『貞：王往于𠄎京？』按郭若愚於 1955 年所綴乙編 1215+3071 兩片，不及張秉權 1959 所綴之完整；丙編圖版 150，係紀錄伐巴及下危之事，第 10 第 11 兩辭對貞，云：『貞：王往于𠄎京？貞：王勿步于朱京？』，第 5 第 6 兩辭亦對貞，然皆云：『王往于𠄎京？』若只據第 10 第 11 兩辭讀之，似乎著者所舉「往步」之例，可以成立；然卜辭慣例，凡時王在田獵區內附近來往，間或步行，則言步于某地或言步自某地，如前編 2·17·3 + 金璋 544 之片云：『辛丑王卜，在𠄎畝，貞：今日步于𠄎，亡災？壬寅王卜，在𠄎貞：今日步于永，亡災？』又如前編 2·21·3 之片云：『丙辰（卜）（行）貞：王其步（自）（口）于良亡災？丁巳卜，行貞：王其田，亡災？在良。（口）（口）（卜）行（貞）：（王）其步（自）良于朱？』；可推知𠄎，𠄎，永三地，或良朱二地，必極近，可以步行而往。獨惜丙編圖版 150 尚缺左右兩大片，而另一殘辭𠄎京之上有殘缺，更不知其對貞之辭又作何字也；然「往」之與「步」，究不應以此孤證，遂定其為通用之字；況丙編圖版 150 之反面，除複述伐下危事之外，有「子畫涉」及「子衍涉」兩兩對貞之辭，復有「往途若」對貞之辭；由此觀之，一片之內，言往，言涉，言步者不一，其非通用字甚顯。(2)頁 584 中，「凡、𠄎」組，引續編 6·14·6 云：『貞：乎王族𠄎？』及續編 3·7·9 云：『勿乎王族凡于𠄎？』按𠄎字在卜辭有數解，然以訓為「逮及」之義較長。凡亦有數義，其中一義，雖未得其解，然確為祭名；如「將兄丁凡父乙」（甲編 611），「凡于且丁」（乙編 4275），「其凡于且丁者？王受又。」（續存 2·757），「貞：王勿凡父甲？」（南北、無想 37）等是也。魯實先嘗謂𠄎之另一義為祭名（殷契新詮 三，頁 8 至 12），然所舉例證，頗不明顯；假如著者從魯說以𠄎為祭名，則「𠄎」與「凡」為不同之祭，又安得通用乎？況卜辭言凡于先祖者，必備舉先祖之名，此𠄎究屬何人而可與先祖同享此祭歟？按甲編 2040 片屈氏釋𠄎為疾病之名（考釋 頁 256），與此片不類。乙編 1030；2466；2994；6446 諸片，均有「𠄎挈羌」之辭，則𠄎殆是邦族之名；如是則著者所引之片「乎王族𠄎」，應解作「呼詔王族及𠄎族」；而「勿乎王族凡于𠄎」，應解作「勿呼詔王族用凡祭于𠄎族之地」，以視將「凡、𠄎」二字為通用字，似較順也。(3)頁 584

中，「自、邑」組引乙編7385片：『貞：行挈出邑采出邑？』及乙編4539片：『貞：挈出邑自出邑？』按卜辭有自，及出邑；亦有邑，及出邑；予疑為地名人互用；丙編472片：『癸巳卜，韋貞：行挈出邑采邑？貞行弗其挈（出邑）采邑？』，殆謂所挈之二地為出邑及邑也。至乙編4539片，殆謂所挈之地為出邑，而係由出邑之地開始挈之；亦如丙編42片之『壬寅卜，設貞：與方挈羌，用，自上甲至下乙』之詞意耳。（4）頁583中，「其、迺」組，引粹編847片，『于翌日迺糞。其糞，至翌日？』按郭沫若考釋作『其糞，至翌日。于翌日迺糞。雨。』（頁566）。又按粹編845片，三辭均作「乃糞」，知「迺」「乃」通用，而非「迺」「其」通用也。（5）頁585下，「用、邑」組，引外編252片：『迺成不其邑？』及甲編589片：『辛卯卜：用若用，若？』按屈萬里考釋作「用戶用，若」，並謂「用戶」未詳何義（頁92）。「用」字習見；邑字或釋叶，或釋古；然著者所引之「不其叶」與「用若」，究難以同類詞歸屬之也。

（6）頁586上，「奠、田」組，引乙編5584片：『我北田不其受年？』及拾遺10·2片：『貞：我奠受年？』又引菁華6片，『……土方授我田十人？』及甲骨存26片：『善方于我奠？』按奠字王襄疑即周官四丘為甸之甸字（簠室考地壹頁5）；董作賓從而解釋拾遺10·2片，謂乃殷王畿之郊甸受年；又解釋金璋728片，謂「王在云，此云者乃郊甸濱河之邑（殷歷譜上九，頁38）；予頗不謂然。往者諸家多讀我字為第一人稱代名詞，然卜辭中確有不少我字當讀為人名或地名者，如乙編2596；4947；4953；丙編55；102；117；119；125；201；268；291；306等片皆是也。我既是地名，則「我奠受年」一詞，當是卜問我與鄭兩地受年與否，而不必如董氏所謂乃殷王畿之郊甸受年。他條準此。又按卜辭「多田」與「多奠」二詞習見，「北奠」一詞亦數見；田之與奠，究能相通與否，雖難確定，然著者以「我田」與「我奠」為例，竊以為當應再酌耳。

〔第九類〕詞義相反者，凡五項。（1）頁579中，「𠄎、𠄎」組，引續編5·14·2片：『貞：商其𠄎？』及京津2250片：『貞：商其𠄎？』按𠄎形，孫詒讓疑為遣之省（舉例下，頁15）；高田忠周釋為信（古籀編52，頁2）；商承祚以為即貝字（福氏考釋頁2）；于省吾謂𠄎即𠄎之古文通作𠄎（駢枝續頁35—36）；魯實先以𠄎𠄎二形為一字，從陳邦福殷契辨疑之說，釋為員，而讀「商其𠄎」或「商不其𠄎」之辭，為左傳桓五年「社稷無隕」之隕（殷契新詮之六，頁18）；李孝定集釋從于說而申明之，定𠄎為𠄎（卷2，頁0541），定𠄎為𠄎（卷3頁1061），謂二字同義；其歧而為兩字，殷時已然（卷3，頁1061）。李氏據前編7·36·1之片，「𠄎女事」與「亡」同見於一辭，因謂

此兩字之義實相近；予按前編3·27·5片，字極清晰，有「貞：亡𠄎？」一辭，𠄎字從貝從夂，決非從貝從彡，諸家並未注意，予疑此亦敗字，而非習見「亡𠄎」之誤書誤刻；且字體頗大，與前編7·36·1「亡𠄎」之片，極相類，殆是武丁同期之品。𠄎形，羅振玉釋得，謂從又持貝，得之意也（增考中，頁60），諸家均從其說。嚴一萍釋得一文（中國文字1期），更詳乎言之。饒宗頤貞卜人物通考釋拾掇1·236片，謂「其𠄎」即「其得」，易經繇辭每言得，如坎九五云「三歲不得凶」，既濟六二云「勿逐七日得」，是其例（通考頁225）；饒氏繼釋綴合109片，謂「其𠄎」之得，猶今言成事，易豫九四「大有得，志大行也」；𠄎𠄎「南征伐楚荆又得」，語同（通考頁454）。由此言之，𠄎即敗，𠄎即得，敗之與得，含義相反也。又按著者所引續編5·14·2片，本有對貞之辭，全文為：『貞：商其𠄎？貞：商不𠄎？』，乙編3809片正面云：『貞：受不其得？』，反面云『王曰：吉！得！』；詞語一正一反，義甚明顯。若以著者所合之「𠄎、𠄎」成組推之，則乙編5448片『貞往不其𠄎？』，與京都人922反面之『其往其𠄎？』，又應作何解也。然著者亦知𠄎之義為不吉，故在同頁「𠄎、𠄎」組引京津1172片之「其降𠄎」，及鐵雲藏龜19·2片之「其降𠄎」，兩兩相比。（按京津原拓，禍字作𠄎形，著者摹作𠄎）。于省吾云：「𠄎為禍災不利之義，降𠄎猶言降災」，禮記孔子閒居「四方有敗」注，敗謂禍哉也（駢枝續，頁35）；著者以「𠄎禍」為例，與于說合。又按陳夢家論及天帝人鬼所降者，如禍，𠄎等，常指天災，亦指人禍（綜述頁566）；亦同斯意。假令著者能尋出如予所舉前編3·27·5「亡𠄎」之例多條，而以「亡𠄎」與「亡𠄎」為組，則似較以反語相通為宜耳。（2）頁579中，「𠄎、𠄎」組，引乙編4960片：『出疾其禍？』及乙編960片：『貞：出疾目不其𠄎？』；又引甲編3476片：『戊戌卜設…王疾，不…禍？八月。』及乙編4071片：『乙巳卜，設貞：出疾身，不其𠄎？』按𠄎即禍，見前項解釋，𠄎字異體頗多，羅振玉釋龍（增訂殷考中頁33）；郭沫若以為龍之異文假為龍（卜辭通纂別2頁4）；唐蘭謂𠄎𠄎諸形即𠄎字，為地蟻之象形，當讀為𠄎或𠄎，訓憂（天壤考釋頁40—41）；嚴一萍雖從唐說，惟衡之卜辭，未能盡通，遂疑當讀為𠄎，通𠄎，即𠄎（殷契徵叢頁41）；李孝定謂𠄎𠄎音義並近，以讀卜辭疾目其𠄎、不其𠄎、之文，甚順，然以讀他辭，未盡恰當，嚴較唐已進一境，實未免鄰於想像（集釋頁3482）。饒宗頤謂𠄎即龍，讀為龍，和也（通考頁114）。著者在所著之殷墟卜辭研究第四章第一項裏，則以𠄎𠄎等形為即說文「龍無角者從虫𠄎聲」之𠄎字；又引乙編960等片為例；以疾病王尤為解；並云𠄎之字音或為𠄎之假借。予按𠄎字每見於疾目，疾

齒，疾身，等辭；惟對貞之否定詞，必用「不」字。如丙編圖版11，13，15，17，19成組之五龜版，均以「𠄎」及「不其𠄎」對舉；即以著者上舉之乙編4071片言之，亦無例外；可見𠄎字，應是與疾病有關之詞語，而不當與含有普通性之「禍」字相提並論。著者上文所引甲編3476片，亦著錄在本書頁449「疾類」最末「其他」一項中，著者讀為「王疾不……禍」；予檢甲編拓本疾字實夢字之譌，原辭當作「戊戌卜，𠄎（貞）：王夢不（佳）𠄎？八月。」，饒宗頤釋此片作王夢（通考頁112），屈萬里甲編考釋亦作王夢（考釋頁441）；如此，則「王夢不佳禍」一詞，實不宜與「疾身不其𠄎」一詞，互相通義也明矣。按著者如此安排，亦有所本；檢魯實先殷契新詮卷六釋龍，以𠄎形為龍字，謂為恫之假借。魯氏隸定乙編4071片為「乙巳卜，𠄎貞，出疾氏不其𠄎」，並云，「出與氏於此辭乃方名，此辭乃卜出方加戕於氏方，是否有災」。魯氏又隸定乙編690片為「貞：出疾目，不其𠄎」，並云「此卜有病於目，是否有災」。著者雖未明言采用魯說；然除此之外，以愚固陋，尙未發現其他類似之說也。（3）頁579下，「𠄎、𠄎」組，再引乙編4071片：「貞：有疾身不其𠄎？」以與綴合441片「疾身不佳出𠄎？」相比；又引龜甲林2·9·7片：「貞：疾趾佳有𠄎？」及遺珠340片：「貞：疾趾𠄎？」。𠄎字諸家均從羅振玉說，謂卜辭中凡貞祭於先祖，尙用「不𠄎」、「亡𠄎」之遺言，殆相沿以為無事故之通稱（增考中，頁34）；饒宗頤則謂「出𠄎」即「有蹉跌」（通考頁226）。按卜辭之「𠄎」、「佳𠄎」、「有𠄎」、「亡𠄎」、「不𠄎」、等詞，不下數百見，均以為普通用語，而不當與𠄎字之含有與疾病性有關之義相比附。按此組所引遺珠340片，魯實先隸定為「貞疾止𠄎」，並云，「止猶它辭之出，止、出、有、古音同為噫攝，此卜病是否有災也。乙編5587片云疾又𠄎，與此為同文異版」（新詮六釋龍）。著者或未必以魯氏所隸定之全文為然，惟魯氏釋𠄎為災，正合著者之意也。（4）頁579下，「易、𠄎」組，引續編5·5·4片：「壬戌卜，亙貞：出疾齒，佳出𠄎？」及前編4·4·2片：「甲子卜，𠄎貞：王疾齒佳（出）易？」〔按著者誤摹為王出疾齒佳（出）易〕。按𠄎字見前項；易字羅振玉釋錫（增考中頁74）；孫貽讓說為更（舉例上頁4）；郭沫若謂是鳴之借字（粹考頁7）；又謂用為難易之易，「惟易」殆言「亡害」（卜辭通纂頁11）；陳邦福謂當釋易，為易之省（辨疑頁3）；又疑為𠄎之省（辨疑卷末）。著者或受郭說所影響，遂以「佳出易」即「佳有害」歟？予嘗綴合前編4·4·2+6·32·1為一片：「甲子卜，𠄎貞：王疾齒，佳易？甲子卜，𠄎貞：王疾齒，亡易？」全辭以「佳易」與「亡易」對貞，為傳世卜疾齒之辭所僅見，疑必與疾病有關，惜嚴一萍

氏並未采入股契徵醫也。按楊樹達取孫說解易爲今言之換牙，引素問「髮長齒更」爲證（甲文說頁11），饒宗頤則謂佳易之易字，當訓平復；而亡易之易字猶左傳襄三年傳「以歲之不易」，不易者，多難也（通考頁113）。予意續編5·5·4之片，當與乙編4626：「貞 疾齒，不佳出𠄎」之片相對舉；且字體之大小與書法之豪放又均相類，縱非一版之折，亦屬同文異版也。又乙編4511片以「疾齒佳𠄎」與「疾齒不佳𠄎」對貞；乙編2655與4009片以「出 疾齒佳有𠄎」與「出 疾齒不佳出𠄎」對貞；予疑「有𠄎」與「有故」極相類，而「有易」與「有𠄎」亦似相類；總比著者以「有𠄎」與「有易」同組之義爲近耳。

(5)頁580中，「不雨、易日」組，所舉「易日」與「不雨」二例，「易日」與「雨小」一例，「易日」與「啓」一例，「不其易日」與「雨」五例，凡九例；無非以易日卽不雨，雨卽不易日，爲說。按所舉第三例，據丙編圖版56綴合之部份腹甲，已復原頗爲完整之卜辭四條，紀載天象事有「易日」、「月食」、「霍」、「不雨」、數項，全文如下：「（癸未）卜，爭貞：羽甲申易日？之夕，月出食，甲霍，不雨。（貞：羽）甲申（不）其易日？（貞：羽）己亥易日？羽己亥不其易日？」（丙編考釋頁94）。又所舉第四例，據乙編6419及6420，反面尙有刻辭，全文如下。『貞：羽庚申我伐，易日？庚申，明霍，王來𠄎首，雨小。貞：羽庚申不其易日？己未卜，𠄎：不其明雨？羽庚，其明雨？（王）固曰：「易日，其明雨，其夕不雨。」』按易字在上文第四項「易𠄎」組所論及者，只是易字之一義，此「易日」二字連文，亦習見之詞語，當是與天象有關之義。孫詒讓謂易日猶言更日，蓋皆吉則不更易日，不吉則更易日（舉例上頁4）；李孝定從孫說讀易日爲更日（集釋9頁3028）；王國維以孫說不可通，疑是祭名（戩考頁21）；陳邦福釋易爲𠄎，乃楊之省，𠄎日卽驅疫之日，不𠄎日則非驅疫日（辨疑頁2）；後又改釋爲鬻之省，易日乃鬻牲之日（辨疑卷末）；王襄以易爲祭日之名（董考典禮頁1）；孫海波初從羅振玉說，讀爲錫，祭名（文編9頁10）；後又解易爲變，易日猶言變天（改訂本文編9頁11）；饒宗頤謂易日卽錫日，天雨求賜日也（通考3頁82）；郭沫若謂易乃暘之借字，說文：暘，日覆雲，暫見也，從日易聲，易日猶言陰日（古代銘刻彙考、易日解）；楊樹達從之（甲文說頁11，釋星）；陳夢家解爲有雲的陰天（綜述頁244）。予按卜辭習見天象之字，尙有「𠄎」或「𠄎」，卽說文雨而晝晴之𠄎；有霍，說文所無，郭沫若疑是冢之古文，讀爲𠄎，卽霧（粹考頁109）；各字均有其本身之涵義，不宜相混。若以「易日」爲賜日，則又何以別於𠄎也；不如從郭陳之說，解「易日」爲陰天，則與啓之爲晴天，正相對耳。殷人於天象氣候字，各有不

同之用法，如上舉丙編56片之例，龜之正面言在癸未日貞問第二天甲申是否陰天；其驗辭則紀錄癸未之夕有月食之事發生，甲申之日有霧，並未有雨；龜之反面言在庚申日舉行伐祭之時是否陰天；其驗辭則紀錄庚申之早上有霧，當王來至首地，則有小雨也。又所舉第二例（綴合 198），已有「易日」、「雨」、「啓」、三種不同之天象字；且「易日」與「啓」同見於一辭，則「易日」之與「啓」，當有其特異之點也。



「通用、假借、同義例」，中有一組兩例，舉出兩形繁簡之不同，可以通假；甚是。惜所引其中之一例，卻因誤摹原文；遂致有改易原文，屈己意之嫌。按頁 579 下，「𠄎、𠄎」組，例①引戩壽堂 21·9 片：『佳岳𠄎禾？』；例②引粹編 11 片：『庚寅卜：佳河𠄎禾？』；以見從止之𠄎，與不從止之𠄎，雖兩形有繁簡之別，但可通假。若只從著者所摹寫之文字讀之，并無錯誤。今檢殷契粹編原拓第十一片（頁 19），𠄎字形作𠄎，郭沫若釋文亦隸定作從止之𠄎（頁 350）。又檢續甲骨文編（卷 13 頁 5），虫字下引粹編 11 片，金祥恒摹作𠄎，與郭釋及原拓均符。豈著者初稿摹臨粹編 11 片之際，偶然漏看𠄎形之偏旁止，以為是簡形之𠄎；迨撰定全書時，并未覆勘郭書原文，遂鑄成此錯耶？

卜辭習見「亡𠄎」一詞，其作「亡𠄎」者亦屢見之。至於同版之中，兩形互見者，如前編卷八頁十一第一片是也。前編初印本此兩字之形，一作𠄎，而一作𠄎，所謂同版異體者也。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云：『又𠄎，亡𠄎對舉者，如前編 8·11·1 之「戊寅子卜：又𠄎？戊寅子卜：亡𠄎？」』（頁 166）；吳氏目力極精，其說可從。本書頁 84 第一欄引前編 8·11·1 片作：「戊寅子卜又𠄎」「戊寅子卜亡𠄎」；同頁第四欄再引前編 8·11·1 片作：「戊寅子卜亡𠄎」；著者所引「又𠄎」竟加止偏旁作𠄎，其誤正同。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頁 744）引此條雖亦作「亡𠄎」，「又𠄎」；然饒氏隸定為文，只採其義，固不必斤斤於字形繁簡之校訂也。著者以此繁簡之形，特別分組，自不能漫無區別矣。按鐵雲藏龜 46·2 有「佳𠄎」之詞，而前編 1·16·6 亦有「亡𠄎」之詞；故李孝定謂即習見之「佳𠄎」、「亡𠄎」（甲骨文字集釋卷 13 頁 3909）；如是則「𠄎」「𠄎」互通，早經論定。著者只舉拓本并不模糊之粹編 11 片為例，將原文從止從𠄎之𠄎字，變易為并不從止之𠄎字，竊以為未可也。


本書分組，亦有①可以審訂前人之誤說者；②可以證實前人之推測者；③可以啓發吾人之新知者；茲各舉一例。（一）頁 586 下：「中、𠄎」組，引續存 2·87 之片『中日

茂』；與甲編1561之片『爭日大茂』；及續存2·803之片，『癸酉貞：方大出，立中于北土？』（按島氏漏摹貞字）；與粹編1218之片，『己亥卜，爭貞：王勿立爭？』。按自羅振玉謂『凡卜辭中正字皆作中，從口從彡；伯仲字作中，無彡形；中字所從之中作中；三形判然不淆。』（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頁14），學者均遵其說。然羅說實未盡允也，今見著者所列，知中通用，有彡無彡亦無分別。予藏骨片有「中日雪」一詞，中字亦作中，可以參證。（二）頁584上：『夨、夨』組，引粹編1239之片，『丁亥卜，亘貞：子夨妾夨冥（媿），不其妙？』（按原拓貞人之名作己形，故郭沫若釋為己；予意：或是亘字之誤刻；然摹寫必要存真，本書應照原拓寫己字，不應改寫作己形）；與金璋所藏甲骨錄548之片『……寅卜，宀（貞）子夨妾夨冥（不其妙）？夕……』（按原拓貞人之名作宀形，本書摹作宀形，雖一畫之微，無關重要，但體例當要一律）。前人知「夨」與「夨」為一字，而未得佐證，著者此條，可作定論。（三）頁577上：「口、夨」組，引前編8·6·3之片，『戊寅子卜，口：歸在川人？』；與前編8·12·4之片，『己亥子卜，貞：在川人歸？』；及前編8·6·3之片，『戊寅子卜，口：歸在色人？』；與乙編1834之片，『乙卯貞：在色歸人？』。按卜辭貞鼎同義，有王國維（史籀疏證頁23）；羅振玉（增考中頁17—18）；葉玉森（前釋卷一頁3）；孫海波（考古第三期頁73）；郭沫若（卜辭通纂頁6）；吳其昌（解詁頁3）諸家之說；而吳氏更旁徵博引，謂漢時匡衡、馬融、服虔時代，貞、鼎、當、三字皆一聲無別；雖董作賓西京雜記作者辨謂吳引服訓鼎為當乃用誤證（平廬文存卷五頁4）；予按服虔時代確有讀鼎為當音者，故貞鼎相通，已成定論。島氏以鼎丁並列，洵屬創見。商代既以鼎為貞，而丁鼎聲近，則以丁作貞字用，似亦可備一說。門人唐君健垣，嘗修訂乙編1010之辭為：『癸丑貞：至夨亡夨？二癸丑貞：至夨亡夨？三癸丑口（貞）：自甘……』。予按貞鼎通用之說，有一實例，未為人所注意，即乙編第8816片是也。該片第一辭作「辛丑卜鼎」，而第七辭則作「丙午卜貞」，事隔五日，而用字有殊，必屬異體；又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各辭，均作「丙午鼎」，而第六辭則作「丙午貞」，同屬一日，而用字亦不同，其為當時通用之異體也必矣。所可惜者予尚未發現另一同版實例，以證著者「貞丁」之說。卜辭「卜丁」連文者，約有七條，（如前編863；845；鄴中片羽3·34·7；3·34·10；乙編8909；戰後天津2094），口字固可釋為貞，但亦可釋為干支之字，或人名也。唐生謂鄴中片羽兩辭及乙編8909一詞斷不能讀丁為人名；然則豈不可讀為干支字乎？卜辭「鼎丁」連文者，如乙編9016，則丁非貞之借矣；又「貞丁」連文者，如乙編

830；1515；前編8·11·1；8·15·2；1·22·8；續存1—2040；等，丁字皆干支義。

最後，關於正文部分，引書之卷數頁數有誤；摹錄原文之有增字漏字；或字形之向背相反；甚或所引之例，複查原書，並無其辭；等等，姑舉一頁為例。如頁557，發見錯誤五條：(1)引庫 352，按當作庫 353；(2)引粹 1284。按原拓並無「卜」字；(3)引粹 1271，多字作形，按原拓則作形；(4)引前5·12·1，按當作前5·25·1；(5)引粹 148。按原書並無著者所摹之辭。

著者研治此學，毅力過人，八年之間，成斯巨著，網羅之富，前所未有，誠足為甲骨學放一異彩。方今承學之士，研討殷商文字，必須遍檢字書，始知每一字之異體；對於原刻卜辭，又苦於無書可資檢勘；近廿年來，資料書籍，採購維艱，即以香港一地而論，大學圖書館藏甲骨著錄書，只及著者所收三之二而已。此書雖屬摹本，然讀者所欲尋檢之主要卜辭資料，大體皆萃於是；雖摹錄時或失真，引句時有刪節，為白璧微瑕，然終不能掩其完美。欽佩之餘，反復諷誦，為之商榷如上，聊備他日再版時參訂，一得之見，想亦著者所樂許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ome Observations on Kunio Shima's
 "A Synthetic Classification of Oracle Inscriptions
 Rescued from the Ruins of Yin's Capital"

(A Summary)

YIM LEE

A year after Dr. Kunio Shima published his book on *A Study of Oracle Letters Rescued from the Ruins of Yin's Capital* in 1958, he started to work on a new method of classifying oracle inscriptions. It took him eight years to finish this book. What he adopted was no traditional method — not the 540 radicals of Hsu Hsin's *Shuo Wen* (說文解字), but an entirely new method of his own. His method, b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over 3,000 character shapes inscribed on different shells and bones, contains 160 radicals. To each radical is attached many characters; these characters, each combined with other characters, make meaningful phrases, and ar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phrases. Characters which do not fit into his categories are put into a miscellaneous section.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s are copied but they have not been transcribed into standard characters and there are no explanatory footnotes.

Since the discovery of oracle bones more than six decades ago, no Chinese scholar has ever produced so painstaking and comprehensive a compilation as this. For the last twenty years, beginners in oracle bones research have been faced with the absence of books as source material. Therefo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book to this field of study is considerabl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a first creative attempt of this nature will scarcely be faultless. The observations that I shall make are merely based on my personal views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are by no means intended to be carping.

The body of this book consists of 555 pages, which are not without imperfections here and there. I am not here attempting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weaknesses to be found in the book. The following are a few examples of slips which appear to me rather important.

(1) The first character on the first page:

The shape '𠄎' contains 49 sub-readings with 619 inscriptions. The 31st sub-reading, under the shape '𠄎', fail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following two possible readings:

- a) a combination of two characters meaning “ten” plus “men”,
- b) a single character standing for a noun which is a personal name.

As I understand it, inscriptions 1, 3 and 5 should be put together as nouns. Inscriptions 7, 8, 9, 10, 11, 12, 13, 14 and 15 should be singled out as “ten” plus “men”. Inscriptions 2 and 4 should be listed in the miscellaneous section. This rearrangement of the items should make for greater clarity.

- (2) I also tend to think that prior to grouping together the complexes, each independent character should be listed. For example, the shape 𠤎 (人) has at least 3 different explanations:
- a) personal name (see *Hsiao-T'un Ping-Pien* plate 316);
 - b) geographical name (see *Hsiao-T'un Ping-Pien* plates 55 & 276);
 - c) proper noun meaning human sacrifice (see *Hsiao-T'un Ping-Pien* 79); meaning kinsmen or tribesmen (see *Hsiao-T'un Chia-Pien* 206 and *Hsiao-T'un I-Pien* 5906); meaning a soldier stationed away from home (see *Yih Chung Pien Yu* III. 43.6 and III 46.7 and *Yin Chi Tsui Pien* 1198) meaning congregation after the verb ‘die’ or ‘despatch’ (see *Hsiao-T'un Chia-Pien* 1099 etc.) also meaning congregation, after the adjective ‘multitude’ (see *Yin Chi I-tsun* 487 etc.) In *Hopkins* 124 and *Hsiao-T'un Chia-Pien* 2123 together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一入’, it is a term used by contemporary kings in referring to themselves.

If these different meanings were listed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s, the reader would find the book more helpful. This omission i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such a book as this.

- (3) The author tends to make apparently wanton additions to or deductions from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s used in the book, thus making the same character inconsistent in shape as well as in meaning. There are also misunderstandings of meaning and over speculative suggestions about certain inscriptions. The following is one example: on page 433, under heading ‘自東’, the author adopted one reading according to *Hsiao-T'un I-Pien* 8503; and on page 508 under heading ‘虹’, using the same reference from *Hsiao-T'un I-Pien* 8503, he produces a quite new reading. Furthermore, he not only omits one character from his reference, but also removes three question marks by the side of three doubtful characters. The shape 𠤎 is also unjustifiably completed as 𠤎; 𠤎. In a particular quotation, the shape 𠤎, usually considered as a character denoting time, is separated into three characters.

Pages 577 to 588 inclusive contain a glossary of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borrowed characters' and 'synonymous characters', covering over 300 groups of examples. These examples are meant to b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wards oracle bone research. They are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author's study. In each group, two key words of different shapes are given, using two or more oracle inscriptions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key words. But the author fails to classify clearly the interchangeable, the borrowed and the synonymous characters, neither does he succeed in categorizing the items according to their meanings. The reader is forced to guess for himself.

Having studied all Dr. Shima's groups, I find that whereas borrowed characters seldom appear, interchangeable and synonymous characters are extensively used. Among them, thirty-four groups are worth mentioning. I have ventured to form these into 9 divisions:

- (i) In the same inscription, the author takes two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shapes and obviously of different meanings, and considers them interchangeable. Two of Dr. Shima's groups are of this kind.
- (ii) Separating one shape into two characters and establishing them as individual items and trying to identify the disintegrated half-shaped characters with those from another inscription are based on a mistaken assumption. A character which the author thinks to be separable in this way appears on page 462 of the book. He seems to have forgotten that an independent group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just for this character, in its full shape. One of his groups is based on this unwarranted separation.
- (iii) There are seven groups which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by the author. As a result, some characters have been taken as interchangeable or synonymous.
- (iv) There are six groups which include two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shapes and meanings.
- (v) Some character groupings similar in meaning to an individual character have been derived from comparing one shape with a phrase or idiom. There are three groups like this.
- (vi) Four group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shapes, but are regarded as being the same.
- (vii) Three groups close to one another in meaning but of different shapes have been regarded as being the same.
- (viii) Five group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and shapes.
- (ix) Four groups have opposite functions and meanings.